

御批彙通全綱目

第三函
第六冊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起已未宋理宗開慶元年。凡十六年。盡甲戌宋度宗咸淳十年。

開慶元年春正月以賈似道為京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

孫馬光祖為沿江制置使。史巖之副之。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人馬。

蒙古兀良合台掠靜江遂圍潭州。

兀良合台率四王兵三千蠻獍萬人破橫山狗內地守將陳兵六萬以俟兀良合台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乘勝躡賓州。蹂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直抵潭州。官軍斷其歸路。兀良合台掠官軍後。命其子阿木橫擊于前。官軍敗走。遂壁城下。

二月蒙古主蒙哥圍合州王堅力戰禦之。

蒙古主遣降人晉國寶招諭合州王堅執之。殺于閬武場。蒙古主遂命大將渾都海以兵二萬守六盤。乞台不花守青居山。自引兵由忠涪趨夔州。又命紐璘造浮梁于合州之蒲市。以杜援兵。蒙古主自雞瓜灘渡。直抵合

州城。俘男女萬餘。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

三月以呂文德爲四川制置副使。六月文德及蒙古史天澤戰于嘉陵江。敗績。

蒲羅之在蜀無功。詔以文德代之。時蒙古軍中大疫。將議班師。文德乘風順攻涪浮橋。力戰得入重慶。卽率艦艫千餘。泝嘉陵江而上。天澤分軍爲兩翼。順流縱擊。奪戰艦百餘艘。追至重慶而還。

發明

蒙古舉號外之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蒙古恃強。憑陵諸夏。掠靜江而守。臣不能拒。圍合州而諸將不能救。取中國土地而城守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守通蜀。合兵圍城。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嘉陵之戰。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詞稱揚其績。而綱目所書如此。其畧何也。人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文德兄弟受宋厚恩。錦衣玉食。以功利言。則高矣。厥後許置榷場。而襄樊不可守。兄弟一門。背叛降虜。語忠義則王蠲之罪人也。知此說。然後可以論呂氏之始終矣。其與春秋書城濮之戰。意畧相似耳。

以朱熠參知政事。饒虎臣同知樞密院事。○秋七月蒙古

主蒙哥卒於合州城下。餘衆解圍北還。

王堅固守。蒙古主督諸軍攻之。屢戰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爲飛石所中。罔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俱退。蒙古主亦卒於合州城下。年五十二。諸王大臣川二驢。蒙以繪轡負之北行。合州圍解。蒙哥沉斷寡言。不樂燕飲。自謂遵祖宗之法。然性喜啖獾。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其死也。或傳其中飛矢。捷聞。詔加堅寧遠軍節度使。

發明

是時蒙哥入寇。空國而行。部分諸將。志必滅宋。使天或假之。以年。則江南其爲左衽矣。旣而久。

圍合州。卒于城下。此皆天意祚宋。故趣蒙哥之亡耳。蒙哥不死。江南其奈何哉。故書卒。書北還。皆所以致其喜之之意也。

八月蒙古忽必烈將兵渡淮。九月渡江。遂圍鄂州。

忽必烈遣王惟中。郝經宣撫荆湖江淮。將歸德軍。先至江上。言于忽必烈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國。

家奮志。胡漢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度劉劭盪。殆欲熾盡。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久。且多也。且括兵率賦。朝下令。夕出師。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任將相。選賢能。平賦足用。屯農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今西師之出。久未卽功。兵連禍結。底安於危。王宜遣人稟命。行在宜喻宋。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然後傳檄。示以大信。使知王仁而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鄧。一軍出壽春。一軍出淮揚。三道竝進。東西連衡。王處一軍。爲之節制。若併力一向。銳而圖功。則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幸取者。兵力耗弊。後戍遷延。進退不可反。爲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忽必烈不能用。悉兵渡淮。忽必烈由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竝進。官軍皆遁。時忽必烈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謀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棧。由陽邏堡以渡。會于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爲鄉導。九月。宗王莫哥。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內討。告忽必烈。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武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卽許黃州。官軍以大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于忽必烈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

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士數千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等載艤。艤鼓櫂疾趨。士叫呼畢奮。鋒旣交。文炳麾衆走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

發明

固江必先守淮。固南必先守江。皆宋固國之險。必爭而不可棄者也。忽必烈旣書將兵渡淮矣。

又書渡江矣。又書圍鄂州矣。從容進退無復阻抑。宋豈謂有人之國乎。噫。長江天塹而爲虜渡之。鄂州屏蔽而爲虜圍之。當時守備諸臣未聞臨江一戰而使虜騎充斥。率腥羶以汚內地。惡在其能事君哉。宋之不競可哀也已。故詳書譏之。

以戴慶炯簽書樞密院事。○蒙古陷臨江。知軍事陳元桂死之。蒙古遂入瑞州。

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予在隆興。頓兵不進。元桂力疾登城坐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懸其首於敵樓。蒙古兵入瑞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

以進。

發明

君子所守者義而已。義不可生。雖死奚惜。故曰。由是則生。有不用也。由是而避患。有所不爲也。方胡羯交侵。江南疲弊。內外無勤王之師。遠近無入援之將。蒙古之至。臨江。元桂力疾督戰。苟有援兵。協力固守。則城未必遽陷也。徒使元桂獨禦孤城。力竭而死。其如國計何哉。故書曰。死之。所以予其全節也。

嗚呼
微矣。

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

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
銀帛各一百六萬兩匹。

冬十月。丁大全有罪免。

時蒙古侵軼日甚。大全當國。匿不以聞。遂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言。大全鬼域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宮遠。竄以伸國法。御史朱貔孫等相繼論。大全姦回險狡。狼害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又論其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四罪。詔守中奉大夫致仕。

廣義

大全凶惡淫穢。潰亂綱常。厥罪不可勝誅。綱目所以去其官者。不與其爲宋臣惡之甚也。書有

罪免者。諱當時失討賊也。

以吳潛爲左丞相兼樞密使。

潛人相。首言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姦臣儉士。設爲虛議。迷國誤君。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章鑑高竊善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躡要途。蕭秦來等。群小蹲沓。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沈炎實其爪牙。而任臺臣。甘爲搏擊。奸黨益據。血脉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望冷炎等與詞。鑄等羈管州軍。帝不聽。

廣義

分注載潛之言。則知其忠義。過人遠矣。然而理宗不聽者。拒諫不亦甚乎。

卽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

發明

昔漢獻卽拜袁紹。綱目議之。然兩宋之篇。未嘗書卽拜者。丞相耳。其書卽拜何。議也。似道不勤王。而宋就拜之。書卽拜。所以愧似道也。雖然。宋太祖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此祖宗之言。播在簡冊。不可

志者似道貴妃之弟。生平未嘗學問。可以小知而不可以大受也。似道何人而可任右揆之職乎。理宗惟溺偏愛。不顧嫌疑。抑不知似道妬功疾能之心已非一日。安望折衝禦侮。以舒君父之憂哉。厥後乞和。詐勝邪謀。大作。卒致亡國而後已。故直書于冊。所以深貶之也。

○內侍董宋臣請遷都。不果行。

時邊報日急。臨安圍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敵鋒。軍器大監何子舉言于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龜孫亦言。鑿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蠶起。必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人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報。

以趙葵爲江東西宣撫使。○蒙古忽必烈遣使招諭鄂州。守將張勝殺其使。出戰。敗死。

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爲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

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遠等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爲援。蒙古乃復進攻。遣苦徹拔都兒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者。以軍出襲苦徹。拔都兒戰敗死焉。遂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卽戲之曰。魏中者何能爲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始出。否卽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語事似道。使人訶曰。宣撫在此。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璧。皆從在軍。事未嘗關白。似道由是銜三人而親文德。

十一月。詔賈似道移軍黃州。遇蒙古俘卒于蘋草坪。獲之。

諸路重兵。咸聚于鄂。蒙古兵由永全至潭。江西大震。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似道于黃州。黃雖下流。實當兵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蘋草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嘆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者。江西降將儲再與騎牛先之。虎臣擒再與。似道遂入黃州。

以朱熠知樞密院事。○閏月。以呂文德知鄂州。向士璧知潭州。○賈似道乞和于蒙古。忽必烈引還。鄂州圍解。

蒙古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蹕急流走鄂。以蒙古主計聞。似道再遣京往。忽必烈亦問阿蓋答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遣脫忽思括民兵。因召哥臣議事。郝經曰。今國內空虛。塔察旭烈諸王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令脫里察行尙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世宗海陵事乎。若彼果稱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海上。欲歸得乎。頭大王以社稷爲念。與宋議和。令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則彼之蠢謀。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臯。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莫哥諸王會喪和林。差官于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真金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自歸。而社稷安矣。忽必烈以爲然。會宋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爲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忽必烈許之。遂振砮而去。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元良合台之兵。

發明

乞和者。巧求之詞。卑之也。乞和之事。是宋人之大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爲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綱目中道不申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似道受命援鄂。

不能勇往。辱國如此。則曲在似道矣。昔魯子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廣義

歲幣曰納。納之一字。宋朝之所深忌。富鄭公力爭於其前矣。况祖宗有成憲可徵。今似道擅許納之一字。則是已干於政矣。况稱臣乎。分註云。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予以知似道狐鼠之見。不知有羞愧之心者也。豈待暴行秋日而後知哉。理宗用似道以禦敵。殆亦寇賊之招耳。欲宋之不亡得乎。

十二月。蒙古兀良合台引兵趨湖北。潭州圍解。

兀良合台攻潭州甚急。何士壁帥潭。極力守禦。既置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親自登城撫勞。聞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佐帥五百衆覘之。遇于南嶽市。大戰。蒙古少却。會忽必烈遣鐵赤將兵來迎。兀良合台遂解圍。引兵趨湖北。

景定元年

蒙古世祖皇帝忽必烈中統元年

春二月蒙古兀良合台至鄂

州引還賈似道使夏貴等殺其殿卒于新生磯。

蒙古張傑開旺作浮橋于新生磯兀良合台兵至傑等濟師北還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

殺殿卒百七十八人

廣義

分注載似道用夏貴之計不過竊寵榮身之謀耳惡知其有國家君父哉殊不知既以委質為

臣則吾身與國一體而已故亡身殉國者不榮於當時必榮於後世不期榮而自榮竊寵榮身者不辱於當時必辱於後世不期辱而自辱此理之必然者也故曰君子小人之用心惟在公私之間而已此文公謂陸九淵講君子小人義利之分聽者至於泣下其似道之類乎

三月朔日食○賈似道奏諸路大捷召似道還朝

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

發明

魯子曰。可以託六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小人者。其才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卽改。是以人君當慎所擇也。似道出師。弗克一戰。前既書乞和于蒙古。蒙古甫退。僞奏大捷。然其既欺於已。又欺於人。復欺於君。將何面目以處百僚之上乎。理宗之任似道。雖高宗之待傅說。周武王之待呂望。不是過也。稱臣夷狄。而帝不知。歛怨四海。而帝不悟。猶榮利於一已。貽大禍於國家。然則自取敗亡。何足惜哉。故直書以著其欺君之罪。

廣義

嗚呼。不能爲國禦敵。而能爲國招敵者。賈賊也。抑觀賈賊自移鑪以來。蒙蔽朝廷。屢以退賊邀功爲言。其計不亦奸乎。夫何朝廷昏闇。卒是其言而賞之也。此豈宗社好消息哉。觀其於蒙古之兵。畏之如虎。一聞其至。則心戰股栗。恨無地以容身。何若如之。適會蒙古自有他故而班師。則潛窺其遠去。或殺其殿兵。或殘其俘卒。掠爲己功。以聞於朝。曰。於某處殺賊幾何。於某處擒賊若干。而其稱臣納幣之風。則匿矣。而不聞焉。是以蒙古之心。以爲向旣納幣稱臣以求和。今又殺俘我軍士。是何詭譎而轉展無信耶。故蒙古加兵之心愈堅。而宋人之國愈不可爲也已。故曰。不能爲國禦敵。而能爲國招敵者。賈賊也。讀者

詳之。

高麗王噶死。蒙古忽必烈封其子僨爲王。

噶嘗遣僨入覲于蒙古。會蒙古主南侵。留三年不遣。至是。噶卒。陝西宣撫使廉希憲請立僨。遣還國。則彼必懷德於我。是不煩兵而得一國也。忽必烈然之。改館僨。賜以封冊。遣兵衛送。高麗由是一意脩貢矣。後史名植云。白氣如匹練亘天。

發明

白氣何。白者金色。金革之象。氣乃爲陰。夷狄小人之象。白氣如匹練亘天。其變非小也。是時理宗春秋彌高。惟事飲食宴樂。不知思慮預防。外戚宦官。擅權於內。夷狄小人。竊發於外。則其應豈不明且切歟。徽宗之時。書赤氣亘天。此書白氣亘天。皆非享國之嘉祥也。觀綱目之所書。始可以知天道人心相與之機矣。

○夏四月。蒙古主忽必烈立。

初。忽必烈北還。廉希憲開阿里。不可命劉太平。及大將霍魯懷。行尙書省事。下關右。恐結諸將以動秦蜀。請遣

趙良弼往覲之。良弼其得實還報。時諸王合丹莫哥塔察兒俱會于開平。旭烈亦自西域遣使勸進。惟阿里不哥不至。希憲、良弼及商挺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忽必烈然之。遂卽位。建元中統。

廣義

忽必烈不汲汲於卽位者。其亦有所取也。

出內侍董宋臣于安吉州。○蒙古召竇默許衡至開平。

默。肥鄉人。金末。避亂轉徙。隱于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志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蒙古主敬待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

吳潛罷。

初賈似道在漢陽。以潛移之黃州。爲欲殺已。銜之。至是。帝欲立忠王。孫爲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

天下之大
待理於一
人爾宜讀
書明理萬
幾洞察於
中可以當
前立決自
然權不下
移若中無
定見不得
不委任臣
下漸致乾
綱解弛太
阿旁落鮮

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潛。假道因陳建備之策。令侍御
史沈炎劾潛。且云。忠主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章汝
鈞乞爲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正字。姦謀叵測。
請速召賈似道正位。兼輔。帝從之。遂罷潛奉祠。史臣曰。
吳潛忠亮剛直。論事雖近於詩。度宗之立。謀議及之。
潛以正對。人臣懷願。望爲子孫地者。能爲斯言哉。

加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將士進官有差

假道既至。詔自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獎眷甚至。諸將
士悉進官。呂文德檢校少傅。高達。寧江軍承宣使。劉整
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州。兼京東招撫
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
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達在軍中。嘗侮
已。言於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文德爲
第一。而達居其次。似道既相。權
傾中外。進用群小。變更法制矣。

發明

加。不宜加也。理宗誠可謂木偶之主耳。似道乞
和。謬奏大捷。未聞可否於其間者。加之以爵。錫
之以命。是賞其欺已之能乎。可愧之甚矣。師之上。六
日。夫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吾夫子傳象曰。大
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雖有偉績。尙
戒小人。何況無功可賞。而又濫及小人。歟。國家全